

我们的
节日

清明，让我们接过火种

□ 萧放

清明是古老的民族节日，在中国传统节日系列中，清明因其强烈的自然人文合一的色彩而地位非凡。又到一年清明时，让我们感知自然、感念祖先、感恩生命——

清明是传承民族信仰、家庭人伦的重要载体，是人们亲近自然、珍重生命的重要时间。清明关系到民族的文化生命，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重视的节日。我们需要传承清明所蕴蓄的伦理观念与自然意识，同时也要看到当今时代变化的环境，对清明习俗作适应性的调整与更新。

感念先人

在人心躁动的现代社会，清明节能够给人一个理性、冷静思考人生的机会

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，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，尤其重视家族、祖先。几千年来，我们民族并没有绝对意义的宗教信仰，更多时候是对祖先亡灵的崇拜、返本归宗的意识特别浓厚，在清明节祭扫祖先是对亡故先人的特殊的缅怀方式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早就说过：“血缘通过善意与关爱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具有同一家庭的传统、同一家族的祭祀仪式”

式、同一祖传的墓地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与此同时，每逢清明佳节，海内外华人也会共同缅怀中华民族人文祖先，让华夏儿女感受到血浓于水的殷殷情愫，从而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。清明祭祀重在祭扫过程的严肃与真诚，仪式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，鞠躬或叩拜因人而异，关键是“诚敬”二字放在心中，切忌潦草应付。祖先祭祀实际上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育、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。

我们尤其要提倡感恩的情怀。感恩是社会基本的伦理基础，对亡故先人怀有一颗尊重之心和深深的缅怀之情，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朴素的感情有利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感恩文化的培养。在追思中学习感恩，推己及人，对别人、对社会心存感激，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与同情。

慎终追远是清明节的文化精神。我们利用清明时节，追思祖先业绩，提倡家庭、社会对先辈历史的尊重，保持对先人的敬畏之心与感恩之心。在人心躁动的现代社会，清明节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它能够给人一个理性、冷静思考人生的机会。

延续情感

要养护我们心中所具有的因血缘而产生的亲密情感

清明祭祀是我们的文化表达，是感恩先人、缅怀先烈、密切人情的重要方式，传统社会的一些祭祀方式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也面临调整与更新。传统的乡土祭祀是独立的家族墓地，祭祀是私人性的表达，祭品在祭祀之后由家人分享。在城市公共墓地区，清明祭扫的空间较之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人们的祭祀活动处于开放状态，因此清明祭扫不纯粹是私人活动，而是成为公共活动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在祭祀方式上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，传统的三牲祭品让位于果品、鲜花，纸钱鞭炮也因环境问题而大大减少。

现在很多人在清明祭扫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，思想观念太庸俗，祭祀用品也越来越低俗，如烧纸做的别墅、轿车、麻将，甚至二奶等等，本意是让先人也在另一个世界享受俗世之乐，实际上是个人追求

物质享受甚至感官乐趣的一种心理折射，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。我们应该倡导祭扫中的环保理念与安全理念，尽量减少祭扫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财的耗费。

清明节是传统节日，清明节给我们预备了祭奠先人与先烈的时间与机会，这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，它让当代的人们在春天停下脚步，跟自己的先辈有一个对话的机会。虽然对话的方式最好是在祖先的墓地或烈士陵园，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人因为假期太短，或工作学习性质所限，不能去烈士陵园祭拜或回到故乡亲自叩拜，只能遥寄思念。现在有了网络技术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，人们在网上传花、虚拟祭扫，在形式上也满足了部分人的心理需要。现代技术为传统节日活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与途径，部分满足了人们的情感表达需要，值得肯定。但两者的心并没有不同，关键是要养护我们心中所具有的因血缘而产生的亲密情感。

激扬生命

让更多的人清明时节走出水泥森林，品味春天的美好

清明是厚重的，也是轻盈的。中国人在春天哀悼亡者，同样在春天激扬生命。人作为生命个体，因生理与社会原因，总会周期性地出现一定程度的这样或那样的身心疲惫与精神困顿，所谓“春困”是现象之一。要调节身心，振作精神，就需要特定的仪式与娱乐活动，以“动心劳形”。我们清明时节在与祖先对话中获得了精神力量，同时我们也通过踏青郊野，与自然对话，获得身心的放松与精神的愉悦。

清明是春天的节日，是我们亲近自然，品味春天、激发生命活力的时节。踏青郊游，是清明时节与春祭并存的古老主题。在春意盎然的郊野，人与自然交融，放风筝、荡秋千、踢毽子、蹴鞠、拔河等娱乐，成为人们踏青郊游的时令娱乐。人们在生命成长、展开的季节，以户外活动的方式，娱乐身心，调节精神。

除了春游踏青之外，春天是需要品味的，清明时令饮食正是我们对春的味道体验。清明兼容了古代寒食节俗，许多寒食节日的美食通过清明节保留下来。传统有“饕餮思寒食”之说。寒食燕、清明团、清明饭、清明茶等都是清明节日的佳品。清明的时令饮食值得我们总结与推广，清明的野菜饼、青团、清明茶是健康的美食时饮，我们可以利用清明尝春的口号，促成清明时令饮食风尚在城市生活中的回归，让更多的人清明时节走出水泥森林，品味春天的美好。

油画

《撑起一片天空》描绘了一个大雨滂沱之下的车站，有伞的人自动把伞连起来，为没带雨伞的男女老幼、陌生路人遮挡风雨的画面。
王汝今/绘



乡愁

□ 侯仰军

回乡祭祖，平添了无处安处的乡愁。汉石桥村的变迁，是许多中国村落的缩影。它让我们欣喜，也让我们不安。

“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清明节来临之际，我回到了久别的祖居地——汉石桥村，为老祖宗扫墓。说是祖居地，是因为这里是祖父母的故乡，是我的祖籍所在地；说是久别，是因为距上次来这里，又有四五年了。

汉石桥是鲁西南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，因村口有一座据说是汉代的石桥而得名。当年这里河流众多，清水绕村，是一派安逸、祥和、美丽的水乡景象。虽然地少人多，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富裕，但人们朴实善良。每年清明节，村民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为父母、先人扫墓。人们总是先清理坟墓周围的杂草、垃圾，为坟墓准备一个干净的环境，也表示对祖先的敬重；接着为坟墓添土。在他们心里，坟墓就是祖先的家，添土就是为祖先修缮经历了一年风吹雨淋的家，也防备即将到来的雨水，让祖先有个坚实的居所。接下来，就要擦拭墓碑，摆放祭品，上香烧纸，规规矩矩地磕头祭拜。之后大家还会静静地待一会，大人给孩子们讲一些老辈的故事。

这次回汉石桥扫墓，我通知了本家三个侄子一同前往。虽说他们在辈分上是侄子，但年龄都不小，两个六十多岁，一个也快五十岁了。我家林地位于距村边不太远的一片高地之上，原来四面有水环绕，水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。清明时节，小麦泛绿，油菜放黄，生机盎然，不由人心旷神怡。然而这几年，工业化也化到了汉石桥，一个大型化工厂在村庄不远处拔地而起。如今站在林地上放眼望去，看到的是化工厂冒出的浓浓白烟，以及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农田。当年四季不断流淌的河水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段十几米的“河道”容纳着一片污水。侄子们说，化工厂不但排放浓烟，产生的污水都被打到地下去了，现在老百姓连地下水都不敢喝了。林地里的累累墓冢也没有了，只剩下块建于民国初年的墓碑。据说前几年政府要求家家平坟，各家的坟冢都被平掉了。

没有坟冢可供整理、添土，我就带着三个侄子到墓碑前，给老祖宗烧了一些纸，上了一瓶酒。也许是时代变了，也许是麦田里刚浇了水，三个侄子没人说要给老祖宗磕头，我说，咱们给老祖宗鞠三个躬吧，便带着他们举行了鞠躬仪式，而后又一起聊了聊家族的历史和老祖宗的种种艰难。

站在墓碑前面，不由人唏嘘感叹。既感叹人事沧桑，又感叹社会变迁。这些年，人们的生活的确有了非常大的改善，衣食住行的条件都远远好于过去。村里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变成了又宽又直的柏油路，偏远的村庄，俨然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中心；村庄的旁边，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，也已建起排排楼房，汉石桥正在搞新农村建设，很快村民就要搬迁到楼房里去住了。然而，我也明显感受到了汉石桥的危机。由于地下水大幅度下降，村庄周围四季长清的河水不见了，干涸的河道里堆满了垃圾，美丽的水乡景象荡然无存。而村里也难得见人，显得萧条寥落。间或遇到几个，不是老人就是孩子。青壮年要么搬到县城去了，要么外出打工了。侄子说，我们这么大的侯姓，现在在村里生活的，只有几个远房的老家了。同样令人忧心的是，那座我们引以为自豪、承载着村庄历史的汉石桥——当年的两碑三孔桥也已今非昔比，两块石碑早已没有踪影，三孔桥也变成了两孔桥，另一孔已被垃圾掩埋。待村庄搬迁后，估计石桥也难留下了。而清明节，也已缺少了可以承载游子思念感恩之情的物象和仪式。回乡祭祖，平添了无处安处的乡愁。

我的乡愁，不再仅仅是对故乡的眷恋，更多是对乡村发展的忧虑和思考。汉石桥村的变迁，是许多中国村落的缩影。它让我们欣喜，也让我们不安。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，可生态环境的恶化、村落文脉的断裂，又让我们失去了归属感、认同感甚至安全感。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想要的生活？实现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，是否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？